

【台湾】诸葛青云
武侠小说大系

九剑群花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九劍群花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九剑群花

诸葛青云 著

责任编辑：朱树成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*

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3.5 插页：4

字数：30.2 千字 印数：20001—25000

ISBN7—5404—1109—0

I·891 全套(上下)定价：17.50 元

厂址：长沙县高桥镇 邮编：410145

细将风教入章回

诸葛云

从小跟随家长，足迹流转国内。就学于北平、上海等地时，便嗜读“武侠小说”成痴，还珠的“蜀山”、“青城”，朱贞木的“罗刹夫人”、“七杀碑”，郑证因的“鹰爪王”，白羽的“十二金钱镖”，平江不肖生的“火烧红莲寺”，赵焕亭的“洪扬豪侠传”，王度庐的“鹤惊昆仑”等名著，都看得我神游其中，废寝忘食，甚至掩卷都能背诵！

等到了台湾，大学毕业，充任公务员时，因欲寻找副业，弥补微薄薪资，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，仗国学修养、地理知识，暨腹中“武侠存货”，试为“侠稗”写作，冀能“煮字疗饥”！

有意栽花，花多难发；无心插柳，柳竟成荫？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、略助浇裹的“副业”，竟成为谬获众嗜、欲罢不能、无法甩脱的“专业”，成为“相当累”，但也“相当有趣”，多交了海内外无数“知音朋友”的专门“爬格子动物”！

星、马的“星洲日报”、“南洋商报”、“通报”、“新明日报”，泰国的“星暹”、“京华”，香港的“成报”、“快报”、“新报”、“星岛”、“工商”、“华侨”，日本、韩国以及菲、美的“侨报”，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，同时都有“连载”。我几乎日撰万言，要写十个长篇以上，才略堪应付！这一篇，正在卿卿我我，妾意郎情；那一篇，却剑底飞魂，刀头舔血，情绪要不停转变，汗水要不停滴落，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。这工作，有“荣誉感”，也有“空虚感”！换言之，这种“消耗心力，娱乐

别人”的“特殊职业”，是乐事，也是“苦事”!!!

同文中，着实有几位老友，都是“超超好手”！金庸的“深厚学识”，古龙的“新颖才华”，卧龙生的“沉美笔力”，高阳的“丰特史眼”，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，深愿“尊之为师”、“敬之为友”的！

可惜，金庸住得远，港台非迹，海天相隔，致疏亲近；古龙和高阳，又谪期已满，先弃“红尘”；只有一位“卧龙生”（牛鹤亭兄），和我彼此所居，近才数里，可以常相往还。说也有趣，“诸葛”、“卧龙”，关系本妙，一个是“出山之龙”，一个是“在山之龙”，只不知两岸的“出版社”与“读者”中，有没有肯“三顾茅庐”，赏我们饭吃，要我们“六出岐山”，“七擒孟获”，为他“鞠躬尽瘁”而已？

卧龙生迁移新居，写副“对联”，送他补壁，彼此的关系、成就，以及抱负，于其中略见端倪，录供知音一粲!!!

“铸侠骨，状奇行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，各有声华惊海宇！

振黄魂，扶正气，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，细将风教入章回！”

“六十添筹开寿域，九边拱手拜天雄！”

好漂亮“郑文公碑”体的擘窠大字，好雄豪的词意气魄！

这是一副极为出色，但并不夸大的寿联。

“极为出色”之故，是不单字写得好，镌刻得好，连那镌字联木，也是极为罕见的“沉香木”所制。

“并不夸大”之故，是作寿的“寿星公”，身份不俗，当得起这“六十添筹开寿域，九边拱手拜天雄”的十四字联语。

明季后期，边境多事，时有外族，勾结中原不肖江湖人物，潜植寇华势力，甚至连朝中权宦，亦有谋叛举措。

朝廷方面，自以重兵御外侮，一般有血性的江湖侠士，也均在草莽之中，疆场以外，随时与狼子野心的外寇，暨丧心病狂的家贼，互作争一时，也争千秋的殊死搏斗！

甘肃是朝廷边疆重地，面靠近“皋兰”的天雄堡，却是血性江湖侠士的大本营，那么，堡主尉迟天雄，自然是泰山北斗人物，他当得起“九边拱手拜天雄”七个字儿的极重份量！

尉迟天雄的六十大寿，是六月初六，就在明天，将有来自各地的武林友好，纷纷赶到祝贺。

今天，初五，由他双十年华，容貌绝美，才调极高，又有一身上乘武功的唯一爱女尉迟巧巧，亲自主厨，设了一席精致酒菜，

邀请几位至好的伯叔，替爹爹暖寿。

寿宴才开，佳肴初上，便有家丁禀报，“天雄堡”门外，来了不速之客。

所谓“不速之客”，就是并未接获请柬之人，以尉迟天雄的侠名盛望，当然私心景慕，不请自来之人必多，但他们似乎应该明日才来，不该今夜便到。

“天雄堡”的总管，也是尉迟天雄拜弟身份的“云龙三现”高腾，伸手接过家丁呈递的一张大红拜帖，目注帖上龙飞凤舞的“冷秋水”三个大字，双眉微蹙说道：“冷秋水？我怎么从未听说过这个姓名？他……他是哪路人物？”

呈帖家丁躬身禀道：“是一位穿雪白儒衣的年轻人物，玉面长眉，星眸隆准，貌相极为英俊挺拔！”

尉迟天雄今夜兴致极好，闻言含笑说道：“不论他是哪派人物，既来拜寿，总属友好，高贤弟代我迎请这位冷朋友，人席同饮。”

高腾抱拳领命，走出大厅，尉迟巧巧却取过那张拜帖，凝眸注视，秀眉微蹙。

尉迟天雄见她看得有点出神，不禁讶然向尉迟巧巧问道：“巧儿，你认识这‘冷秋水’么？”

尉迟巧巧摇头道：“不认识，但这笔字儿，写得真好，像是在哪里见过？”

尉迟天雄点头笑道：“这笔‘魏碑’，着实写得苍劲，显然对‘鬻龙颜’和‘郑文公’，都有了极深造诣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“云龙三现”高腾已把一位书生打扮的俊品人物，迎入大厅。

那白衣书生才入厅门，便使座上诸人，为之眼前一亮！

雪白儒衣，映着熊熊寿烛，本已极为抢眼，但更为夺人眼目的，却是这白衣书生弃世出尘的翩翩风采！

玉面长眉，星眸隆准的貌相，已先由呈帖家丁加以介绍，但在猿臂蜂腰，修长挺拔身材，和二十八九年龄的衬托之下，这位名叫冷秋水的白衣书生，更比想像中还要俊美几分，真所谓“秋水为神玉为骨，春风其面剑其眉”了，尤其是那双眼，是凤眼，也是重瞳，瞳内神光，湛于秋水！

这双眼——这双眼内的俊朗神光，才和尉迟巧巧略一接触，便使这位平素自负才貌的边城侠女，自芳心深处，起了一阵抖颤……

尉迟天雄早就有来人不俗的预感，再见了对方宛如寒梅傲世的挺拔英姿，立由座上起身，离席相迎，呵呵笑道：“这位就是冷秋水冷老弟么？人如其名，风采绝世。老弟侠驾宠降，‘天雄堡’增光多多……”

冷秋水抢前两步，抱拳长揖，扬眉笑道：“冷秋水后辈末学，怎敢当尉迟堡主溢美盛誉？堡主六十添寿，宏开寿域，九边拱手，齐拜天雄……”

这两句话儿，才一出口，便使尉迟天雄悄然顿悟，“嘴”了一声笑道：“虽怪我一看拜帖，便觉‘冷秋水’三字，十分眼熟，原来那副寿联便是冷老弟宠赐之物，但……但冷老弟为何不落款呢？”

尉迟天雄因极爱那副对联，遂对冷秋水毫不生分，颇为亲热的一同携手入席。

冷秋水笑道：“书法平庸，雕镂拙劣……”

尉迟天雄不等冷秋水再往下说，便即接口笑道：“冷老弟请莫过谦，那副寿联，甚么都好，只是‘九边拱手拜天雄’一语的份量太重，使我有些承受不起了。”

冷秋水俊目中神光一闪，扬眉说道：“尉迟堡主既然中意，冷秋水便当筵落款如何，藉便也可以俗技薄艺，求教于诸位武林先进。”

尉迟天雄听得冷秋水竟要当筵落款，并就此献技，自然高兴得连连点头。

冷秋水遂请高腾命人把那副业已张挂在堡门外的寿联取来，陈设于距离这席暖寿盛筵约莫九步之处。

然后，冷秋水便从后腰间，解下一柄短剑。

所谓“短剑”，并不太短，连柄带鞘，也有两尺八。

鞘质似是蟒皮，什件则是真金，令人可从外形的精美程度之上，猜度出鞘中必非凡物。

冷秋水伸手轻轧剑柄，一阵龙吟……

精芒电闪过后，冷秋水手中横着长约七寸的一泓秋水。

为甚么长度只有七寸呢？因为，这不是剑的本身，这只是“剑中之剑”。

两尺来长的剑身仍在鞘中，这七寸小剑，是从剑柄以内抽出。

冷秋水出手了，他身未离席，只把右臂微扬，小剑立告前飞。

但飞未尺许，光华大闪，一道寒光，化作满天剑影！

原来，那柄小剑竟由一化九，变成了九柄薄薄小剑。

九剑齐飞，光芒如电，把那副对联的左面下联，完全笼罩在百变剑影之下。

冷秋水手法太妙，居然能发能收，九柄小剑竟回旋飘飞，与联木略作接触后，一一仍回到了他的手内。

九剑入手，归本还原，仍然插入剑身，但沉香木所制寿联的署款位置上，却多了气势飞动的“秋水”二字！

座中群豪，均属武林名手，见冷秋水年纪轻轻，竟有通神人化的如此功力，不由失声惊赞，响起了一个暴雷大彩！

尉迟巧巧更是对冷秋水“秋水飘情”，从一双妙目中，流露出倾慕神色！

尉迟天雄笑了，他是佩服的笑，也是高兴的笑，目注正缓缓

坐下的冷秋水，轩眉说道：“九剑齐飞，而能控制自如，手法通神，可称武林绝艺！当今正派群侠，齐推‘九剑真人’与‘万花仙子’为泰山北斗，冷老弟莫非是‘九剑’门下？”

刚刚坐下的冷秋水，立即又站起身来，神情恭谨地，向尉迟天雄抱拳答道：“家师法号，正是上九下剑，尉迟堡主莫非与他老人家相识？”

尉迟天雄摇头道：“九剑真人宛如天际神龙，尘世中难见首尾，我是景慕已久，拜识无由，但承他老人家不弃，视我为正义同道，不久之前，还和‘万花仙子’，联名赐了我一幅‘血心万花图’呢。”

座中一位“铁掌金刀”马万苍，是尉迟天雄挚友，也是边荒大侠，闻言愕然问道：“甚么叫‘血心万花图’？”

尉迟天雄取出一幅素绢，抖开示众，只见绢上中央，画了一枚赤红血心，周围则为“梅花”、“水仙花”、“菊花”、“凌霄花”、“秋海棠”、“桃花”、“莲花”等花朵环绕，并正色说道：“朝中权宦为祸，勾结外族，显有叛国之心，一般不肖江湖黑道人物又利欲薰心，助纣为虐！忠良海大人，极思参奸宦苦无铁证，遂央请方外好友‘九剑真人’‘万花仙子’，派遣门下，暨一千身怀奇才异能的血性好汉，用各种身份，共扶乾坤，搜寻叛乱证据，为保机密，以‘梅花’、‘水仙花’等，作为代号，身有信物，能与图上花形，完全吻合者，便是不顾毁容，不惜牺牲，一意报国卫边的‘血心侠士’，‘天雄堡’自当尽力支援，誓为后盾……”

“铁掌金刀”马万苍听至此处，向冷秋水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冷少侠必也是‘血心万花图’中人物，但不知你是以甚么花儿，作为代号？”

冷秋水剑眉微蹙，脸上现出了为难之状……

尉迟巧巧深知‘血心万花图’的代号身份，为高度机密，遂岔开话题，替冷秋水解围地，向他含笑说道：“冷兄适才目注家父

欲语未说，似有甚么事儿，欲加指教，为何却不出口呢？”

冷秋水向尉迟巧巧看了一眼，脸带佩服神情，轩眉笑道：“尉迟姑娘好仔细的心思，好敏锐的目力！在下确实本想请令尊尉迟堡主宏开寿域，但……”

尉迟巧巧不等冷秋水再往下说，便即秀眉双扬，接口笑道：“‘六十添筹开寿域，九边拱手拜天雄’，我早就看出冷兄不是谀寿俗流，如此赠联，必有深意，小妹尉迟巧巧，能否请冷兄细解‘宏开寿域’四字。”

冷秋水双眉一挑，朗声说道：“岁时不调，九边苦旱，仅仅陕甘一带，便有百万饥民，加上黄河更有水灾，冷秋水来此之前，已约请不少江湖大豪，血性侠士，慷慨输将，毁家纾难！但聚沙始能为塔，集腋方可成裘，……”

尉迟巧巧接道：“卫边安民，虽然一内一外，却是报国之道！‘天雄堡’忝受江湖同道尊敬抬爱，行善尽心，怎敢后人，冷兄不妨说个数目吧，你要我爹爹，捐助多少？”

冷秋水星眸中神光电射，毫不避忌地，盯在尉迟巧巧的绝代娇靥之上，朗声缓缓说道：“资源若少，赈灾无法彻底，民不能安，国家必乱！尉迟堡主与尉迟姑娘侠肝义胆，显非俗流，我想为民请命，来个狮子大开口，‘十万两黄金’之数，难得住‘天雄堡’么？”

乖乖！十万两白银已非小可，这几乎是天文数字的“十万两黄金”，真把一向挥金如土，豪气凌云的尉迟天雄，也听得为之一怔！

但尉迟巧巧却神色丝毫未变，目注冷秋水，笑吟吟地说道：“冷兄为灾民请命，‘天雄堡’怎敢不尽力共襄义举？但‘十万两黄金’，不是戈戈之数，家父平时又不居积，冷兄少不得要在此小住几日，容我们筹措筹措！”

冷秋水离座抱拳，向尉迟巧巧一揖到地，庄容说道：“冷秋水打扰了，并敬代九边灾民，谢过尉迟堡主暨尉迟姑娘的仁心义举！”

尉迟巧巧这一慨然应允，尉迟天雄却心中暗暗打鼓，双眉微蹙，发愁！……

他的实力，当然自己明白，一万两黄金，还可勉强答应，十万之数，却在短期间，哪里筹措得出？……

但尉迟巧巧业已慨然应允，冷秋水又复当众谢过，他这身为侠义道九边魁首“天雄堡”堡主之人，哪里还说得出不算？只得脸上含笑，腹内打鼓，弄不懂平素极为聪明解事的爱女尉迟巧巧的葫芦之中，究竟卖的甚么药？

由于冷秋水九剑齐飞，神功惊众，尉迟天雄父女慨捐十万两黄金，宏开寿域，赈济灾民，自然宾主尽欢，把这席暖寿酒儿，吃得兴高采烈！

尤其尉迟巧巧似乎对冷秋水印像极佳，在她殷勤劝酒之下，冷秋水虽是海量，却也红生俊颊，颇有酒意。

尉迟天雄平素便以爱女目高于顶，颇为其终身大事耽忧，如今见了她与冷秋水惺惺相惜，不时互相凝眸传情，分明是一对璧人，不禁喜从中来，心花怒放，成了位笑口常开的老寿星，渐渐把十万两黄金之事，置之度外。

却不过众意殷勤，轮流敬酒，那位“九剑书生”冷秋水终告玉山倾倒！

寿筵也散，宾客醉饱告退，高腾把冷秋水送入客房，大厅之中，只剩下尉迟天雄与尉迟巧巧父女。

这时，尉迟天雄方回到现实，目注受女，轻轻一叹……

尉迟巧巧何等玲珑剔透，妙目双扬，瞟了尉迟天雄一眼，娇笑说道：“爹爹为何叹气？是不是为了那‘十万两黄金’？”

尉迟天雄苦笑道：“巧儿，你应该知道你爹爹不善居积，钱财

到手，转瞬成灰……”

尉迟巧巧接口笑道：“爹爹不要发愁，你虽不善积财，但‘天雄堡’附近，不是有位平生最善居积，富可敌国的‘吝啬财神’金不花么？”

尉迟天雄闻言之下，方恍然大悟地，“哦”了一声，皱眉说道：“原来巧儿是想动他脑筋，“十万两黄金”在金不花说来，委实九牛一毛，但巧儿不要忘记，金不花虽是‘财神’，却极‘吝啬’，你怎样能够攻破他的‘吝啬’二字？”

尉迟巧巧笑道：“此事不难，女儿有制胜策略的八字真言，就是‘投其所好，攻其所急’！”

尉迟天雄道：“投其所好？巧儿知道金不花所好的是甚么事物？……”

尉迟巧巧笑道：“财迷最好货，不好不成财，金不花是‘吝啬财神’，自有一般财迷通病，他好的是罕世难寻的奇珍异宝！”

尉迟天雄苦笑道：“巧儿莫非要我寻些珍奇宝物，向‘吝啬财神’金不花面前变卖？”

尉迟巧巧银牙微咬下唇，秀眉双轩，吃吃一笑道：“巧儿知道爸爸腹中有仁有义，囊中有剑有镖，家中则只有我这颗掌上明珠，哪里会寻得出甚么奇珍异宝，何况即令有阴珠赵璧之属，在金不花那个吝啬人物眼中，也不会值得起‘十万两黄金’之数！”

尉迟天雄粗豪中兼有细致，闻言之下，微一寻思，似有所得，目注尉迟巧巧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巧儿是重点在‘攻其所急’的了，你莫非指的是金不花独子金存，突生急病之事？”

尉迟巧巧道：“金存不是得了急病，而是被‘天牌巨蝎’所螫，中了奇毒！”

尉迟天雄“哎呀”一声惊道：“‘天牌巨蝎’奇毒无伦，这是必死绝症……”

尉迟巧巧微摇首，截断尉迟天雄的话头，娇笑一声接道：“不是绝症，还有‘变色玉莲’，足以去解百毒，我们若能弄来‘变色玉莲’，持向‘吝啬财神’金不花求售，一来‘投其所好’，二来‘攻其所急’，他必然肯出‘十万’重价的了！”

尉迟天雄笑道：“巧儿想得虽好，但‘变色玉莲’被武林人物视为瑰宝，当世只有一朵，又不知流落何处？”

尉迟巧巧笑道：“女儿巧闻人言，‘变色玉莲’是落在京师权宦曹公公的手中，曹公公不知此物价值，随手赐与新收义女周亭亭，作为见面礼儿……”

尉迟天雄插口道：“周亭亭？是不是常在边塞一带行走，忽正忽邪，性情相当怪癖的‘铁心龙女’周亭亭？”

尉迟巧巧点头道：“正是，巧儿已知周亭亭明日将与‘狼心谋士’苟不理同来‘天雄堡’，向爹爹拜寿，则那‘变色玉莲’岂不是可供我们派上用场的囊中物么？”

尉迟天雄皱眉道：“像‘变色玉莲’那等奇宝，倘若明索对方必然断而不与，若是硬夺，则‘寿星公劫贺客’，岂不成了天下奇闻，留为江湖笑柄？”

尉迟巧巧笑道：“爹爹放心，巧儿怎会让寿星公变作强盗？爹爹莫要忘了‘血心妙手’金叔叔，明日也是贺客，他号称当世第一神偷，只消略施妙技，问题立告解决，何况周亭亭既与苟不理同来，立场诡异，多半别有用心，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儿，也不失当头棒喝，使他般牛鬼蛇神，有所警惕，少作些卖国殃民，伤天害理之事！”

尉迟天雄一直听到此处，方愁眉尽解，一阵“呵呵”大笑，伸手轻拍爱女香肩，点头赞道：“巧儿慧质灵心，运思用到巧妙，吾家女诸葛也！”

六月初六正日，“天雄堡”车水马龙，各方贺客纷至沓来。

堡主尉迟天雄，与总管高腾，自然是忙于应接宾客，尉迟巧巧却撇开琐务，梳洗完毕后，一大早就单独走向后园暂时安置冷秋水的“梅花精舍”。

“梅花精舍”是处好地方，虽然时届盛夏，不是梅开季节，但绕屋都是姿态奇妙的老干横枝，极益古趣，加上宝馆只是极为精致乾淨的三间茅屋，屋前有三曲小桥，一湾流水，端的似在画面之中。

冷秋水也早就起来，正白衣飘拂，站在曲桥上，眺览景色，那副绝世风神，委实脱俗挺拔！

尉迟巧巧是自小径，一经转出，便在桥边，方向则是在冷秋水的背后，她遂轻转珠喉，娇笑说道：“水流万梅里，人在画图中，冷兄不仅是身怀绝技的江湖大侠，分明也文武兼质，是位胸中极有丘壑的墨客雅人，小妹替你选的这个居停之处，大概还小绝烦嚣，尚合尊意吧？”

冷秋水微一转身，见是尉迟巧巧，不禁也为她鹅黄衫子杏黄裙的一身着意淡雅打扮，有点惊艳地，略为一怔，方自抱拳笑道：“多谢尉迟姑娘，这‘梅花精舍’。委实太美，美得令我舍不得睡觉，一大早就爬起来，站在小桥流水之间，领略彷彿从周围万树老梅中，透干而出的梅花香气！”

尉迟巧巧这时已走到冷秋水身边，秀眉双扬，娇笑说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冷兄颇爱梅花？”

冷秋水道：“入座声弥远，当窗影自横，炼魂冰雪淡，得气水烟轻！梅花老干横枝，冰心铁骨，自然是花中上品！”

尉迟巧巧突向冷秋水伸出纤纤玉手，面含娇笑地，嫣然说道：“冷兄，你既爱好梅花，则身边定然常有一件武林异宝，给我瞻仰瞻仰好么？”

冷秋水一时间未能猜出对方语中含意，遂目注尉迟巧巧，微愕问道：“尉迟姑娘说我身边有甚异宝，竟和‘梅花’有关？”

尉迟巧巧笑道：“当然有关，冷兄既是当世武林中尊敬为泰山北斗的‘九剑真人’老前辈的得意弟子，他老人家昔年威震乾坤，一发便制‘阴阳双绝’的‘寒梅宝扣’，不会没传给你吧？”

冷秋水“哦”了一声，毫不推诿，自怀中取出一朵大才寸许的墨黑梅花，向尉迟巧巧递去。

尉迟巧巧才一接过，玉手便倏然一沉！

原来那朵梅花，虽不甚大，份量却是奇重无比，分明是用“海底寒铁”所铸！

冷秋水道：“尉迟姑娘请用两指拈着花瓣中心，以阴阳功劲，分向左右一转。”

尉迟巧巧如言施为，起初竟无所动，后经她暗凝真气，以他师门“兰花指”的内劲，分向左右旋转，才把花瓣转开，知道是由上下两片花瓣合扣而成，转开后边缘甚薄，极为锋利，色泽则上下墨黑，中心则血红如火！

尉迟巧巧忙把这“寒梅扣”还原，并递还冷秋水，嫣然笑道：“外黑乃铁骨，红内是丹心，多谢冷兄不吝以重宝相示，小妹瞻仰过了！”

冷秋水接过“寒梅扣”，似有意似无意地，向尉迟巧巧看了一眼，随口问道：“尉迟姑娘，你在群芳万花之内，喜欢什么花儿？”

尉迟巧巧妙目流波地，向冷秋水瞟了一眼，娇笑说道：“冷兄，我随意吟上几句诗儿，就请你猜一猜吧？”

话完，含笑吟道：“香合分兰泽，清应荐菊泉，此花原不俗，斯品却疑仙……”

冷秋水只听了这四句诗儿，便点颔恍然说道：“原来尉迟姑娘在群芳众卉之中，最喜欢水仙花？”

尉迟巧巧笑道：“对，水中仙子，波上灵妃，绿带抱云，金冠照雪，除了梅花品超万花，独占群芳以外，我就觉得‘水仙’最美……”

语音至此略顿，目光移注在冷秋水的英俊脸庞上，扬眉又道：“‘天雄堡’中，‘水仙’名种甚多，可惜不值花时，无法请冷兄领略，冷兄请随我去看看最俗最下品的狗尾巴花如何？”

冷秋水明知尉迟巧巧决不会要自己去看甚么“狗尾巴花”，如此说法，定必另有含意。

他正捉摸之间，尉迟巧巧又复加以解释地，嫣然笑道：“‘铁心谋士’苟不理狡诈诡谲，品格卑下，小妹把他比作‘狗尾巴花’，大概并没有甚么不当之处？”

冷秋水两道入鬓剑眉，略微一蹙，目中神光电闪说道：“这位‘铁心谋士’，品格虽甚卑下，却委实狡谲万分，富于智计，听尉迟姑娘说来，莫非他也是拜寿宾客之一？”

尉迟巧巧颌首道：“这‘铁心谋士’苟不理，一向与‘恶鬼谷’、‘天狼星’、‘黑虎堂’等凶邪组织，有所勾搭，今日突来‘天雄堡’拜寿，并送了我爹爹一笔极重寿礼，居心叵测，令我……”

冷秋水不等尉迟巧巧再往下说，便即含笑接口问道：“尉迟姑娘要我去看苟不理之意，是不是要冷秋水对‘铁心谋士’……”

尉迟巧巧摇手笑道：“冷兄会错意了，我不是要你对苟不理有甚举措，或密加注意，只是要你注意另外一位与苟不理同来之人。”

冷秋水问道：“苟不理的同伴是谁？”

尉迟巧巧道：“周亭亭……”

冷秋水对这“周亭亭”三字，并不陌生，闻言之下，豁然说道：“是不是号称‘冷面无情’的‘铁心龙女’，这位姑娘，除了性情略嫌怪癖以外，在九边一带，颇有侠名……”